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靜守清歡

王鳳仙

「清歡」一字來源於蘇軾的一首詞《浣溪沙·西城斜風作曉寒》：「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煙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對於「清歡」的理解從蘇軾詞裡獲得，「清歡」是一種超脫物質享受的精神上的愉悅，是對生活本質美的深刻體會。

近年來，我越來越喜歡，一個人獨處，享受那份獨有的清歡。雖然孤獨，但這種孤獨的感覺，很美，我喜歡。喜歡靜靜守候一個人的時光，喜歡這種恬靜的生活，沒有喧囂，沒有繁華，沒有人打擾，就這樣獨享那份寧靜，讓心靈得到解脫、放縱、釋懷，那會是一種妙不可言的舒坦。

閒暇時候，喜歡一個人泡一壺茶，端起茶杯，抿一口，品它那獨特的香味，茶香裊裊繚繞鼻尖，滲進肌膚每一個角落，真爽。喜歡一個人捧著一本書，翻開書，去捕捉文字間靈動的語言，當心意與文字相伴，與文字共鳴，瞬間便讓我那孤獨之心完全釋放，感受那份前所未有的心靈自由。唯有文字會讓心緒飛舞，尋到一份安然，尋到一份溫暖，尋到一份快樂！讓心靜如止水，棲息於這樣詩意靜謐的心靈的驛站。這樣的清歡，豈不快哉？

喜歡一個人獨自坐在房間，點開手機裡的唱吧，跟著

旋律，咿咿呀呀地亂吼一通，唱到悲悲切切的歌，獨自一個人淚流滿面；唱到開心時，手舞足蹈，拍手頓足大笑不止，這樣的清歡，豈不快哉？

喜歡一個人給花澆澆水、給花施肥。看花開花落，聆聽花的細語，與它深情對視，享受花的浪漫綻放所帶來的美的饋贈。這樣的清歡，豈不快哉？

下雨天，喜歡一個人坐在客廳，閉目靜聽暴雨敲打玻璃「辟辟啪啪」的任性；喜歡在細雨如絲的黃昏，一個人撐一把傘漫步小鎮的古街，欣賞雨霧飛舞的柔姿。

冬日的午後，喜歡一個人走在林間小道，享受狂風吹拂黑髮飄逸的愉悅；春日的黃昏，也享受柔風觸摸那每一寸肌膚舒爽的那份愉悅；秋日的傍晚，享受小蟲「啾啾」叫聲那份歡愉；享受泥土裡花草散發的芬芳。

喜歡一個人坐在書房，執一支羊毫毛筆，揮毫書寫方塊字的暢然，享受墨香勻繞鼻翼間的舒暢，也享受狂草勁舞的瀟灑曼妙。

累了困了，喜歡一個人雙腿盤坐或仰躺在客廳座墊上，播放瑜伽放鬆音樂，跟著音樂一步步放鬆，從腳到頭，閉目跟著音樂神遊，聆聽心臟跳動的聲音。這樣的清歡，豈不快哉？

喜歡一個人坐在海邊，靜候大海浪潮湧來，聽海濤拍岸的轟鳴聲，看潮漲潮落激情翻滾；喜歡一個人坐在山巔，看日落日出，看雲卷雲舒，在內心深處埋下一粒陽光的種子，溫暖了往後的流年。這樣的清歡，豈不快哉？

伴地去買校門口的涼皮。賣涼皮的阿姨頂著一髻兒白花，隔著雪花編織的輕紗問：「要涼皮還是炒皮？」當然得涼皮了，必須得涼皮才能不負這飛舞的雪。阿姨很熟練，伴著「沙沙沙」的雪落聲，「噹噹噹」幾下，涼皮就到了碗裡。我們就站在一旁，時不時捉幾朵跌落在唇邊的雪，涼涼潤潤的。

火急火燎到教室，抄起筷子就開吃。涼皮筋筋道道，黃瓜脆脆爽爽，麵筋浸著各種調料的香，時不時望望窗外悠悠揚揚的雪，內心便覺得無比幸福，連那些絞盡腦汁的題也被雪白的晶瑩染得透亮可愛起來。

許多年過去，每一次回望，當年的情景依然在內心深處鮮活著，外面大雪紛飛，樸素的教室裡，一群吃著涼皮的孩子，許多乾淨的笑臉，雖然隔著那麼多的時光，依然溫暖著我的心，

後來，去了長春讀書，見到雪的時候就更多了。一朵朵，一片片，雪裡夾著風，風裡裹著雪，呼啦啦四下裡橫掃，甩到臉上，硬邦邦地疼。但是，不管風雪如何威猛，戀雪的我們，是不怕的，依然顫抖地去吃校外的麻辣燙，依然搖晃著去臨近的校園逛。興致來了，索性就找一處亮閃閃厚實的雪，一圈圈地踩，歡聲笑語，伴著嘩啦啦的雪片，四下裡飛。

而今，身在南方，下雪的冬天很是稀少，然而曾經的雪卻依然飄落在歲月深處。只是，曾經的人背負著滄桑，在奔波中日漸零落，恍若被陽融化的雪，褪去了當初的純真和晶瑩。

南方雖然雪少，可是卻有著另一種風情。竊以為，雪也是分門分派的。家鄉的雪，溫厚；東北的雪，狂放；南方的雪，婉約。不管哪一門哪一派，都是冬季不可或缺的一景。

文藝副刊



海韻

馬，何以成為東西相通的「精神標桿」？

中新社北京2月18日電 放眼全球，很少有生物能像馬一樣，在不同的文化坐標系中，同時被推向神話與哲學意義上的高地。從黃河之濱的「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到希臘半島的「飛馬珀伽索斯」，馬總是連接凡俗與神聖、原始與文明的橋樑。

在中國的重要哲學源流《易經》中，馬的定位被提昇到了宇宙論的高度。

《易經·說卦》以三字道出馬的形而上學之義——乾為馬。乾是天，是陽。

這意味著，在中國先民眼中，馬不僅是馱載輜重的動物，不僅是以速度壓縮時間和空間的力量，而且是一大宇宙基本意像在人間的化身。

而儒家倫理視角下，良馬須具備「忠、勇、仁、智」等品德，是意志與秩序的結合體，是「君子」人格在動物界的完美投射。

《莊子·逍遙遊》云：「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以「野馬」之形喻世間萬物為「氣」吹動，瞬息萬變。公孫龍則以「白馬非馬」揭開了一場名與實的爭論，第

施能斌賢昆玉丁母憂

旅菲晉江觀嶺同鄉會訊：本鄉會施榮譽理事長能斌、理事事能敏泊美美、美華、（美瑜）、美珠、美金賢昆玉令萱堂，施府李淑娥太夫人，（即曾任本鄉會理事長故施氏註令德配），不幸於2026年2月17日（星期二）下午12點33分逝世於Makati Medical Hospital，享壽於1930年農曆6月28日，享壽積闊壹佰歲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2號靈堂，擇定2月22日（星期日）上午九點出殯！安葬於Manila Memorial Cemetery Dasmariñas Cavite 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花圈致奠於靈前，並定2月21日（星期六）晚上七點半，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共表哀悼，而盡鄉誼！

一次借「馬」邁入純粹的語義邏輯思辨領域，引得後世詮釋無數。

跨越歐亞大陸，在古希臘哲學裡，柏拉圖同樣借馬之意象，展開對人類靈魂的剖析。

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圖將靈魂比作兩匹馬拉著的馬車，其中一匹馬代表著「激情」、另一匹代表著「慾望」，

作為馬車夫，應理性調適自己的靈魂中的激情和慾望，達到平衡狀態，喚醒真正的「自我」。

在希臘神話中，從美杜莎血泊中誕生的白色翼馬珀伽索斯（Pegasus），則像徵著靈感的飛昇。

它在赫利孔山用馬蹄敲開了希波克裡尼靈泉，滋養了繆斯女神。在這一語境下，馬是「神聖瘋狂」與「智性覺醒」的媒介。

古印度文化中，馬也具備特殊的含義。吠陀時期，馬不僅代表力量與速度，還被視為宇宙秩序（Rta）的體現。

《梨俱吠陀》描述道：「馬的靈魂昇于天，馬的力量連結天地。」

印度宗教哲學進一步將馬的意象精神化、內省化，如

《卡陀奧義書》中就有將人的感官比作馬，心念作為騎手的著名寓言。印度瑜伽哲學進一步將這種譬喻發展闡釋，比喻身體像馬車的馬，心智是馬車夫——未被駕馭的感官如同失控的野馬，將生命引向迷失，而通過智慧控制心智與感官，方可將靈魂引向解脫的彼岸。

關於馬的跨文化認知，緣何出現某種一致性？

這種普遍的讚美，可能源于一種認知結構：馬是「被馴服的自然力」。它保留了荒野的原始脈動，卻願意將其轉化為人類文明的助推器。這種共生關係，賦予了馬一種超越物種的「優雅的服從」。馬在哲學上完美平衡了「力量」與「秩序」。它的肌肉線條蘊含著原始的暴力，但它的鬃毛與步態又展現出極緻的優雅。這種對立統一，可視為人類文明進程的縮影：在高尚的意志與精準的理性指導下，駕馭原始的慾望。

可以說，馬的正面形象，本質上是人類對自身理想人格的投射。

人類讚美馬，實際上是在讚美一種能夠被理性指導、又不失熱血與激情的生命意志。

炭火溫情

劉年貴

窗外，北風怒吼，大雪紛飛，天地間霎時變成白茫茫的世界。室內，火盆中炭火正旺，紅紅的火光，映紅了牆壁和傢俱，也在烤火人的臉上留下一片紅暈。

都說炭火溫情，因為這炭火好似通了人性似的。此刻，外窗的風雪更加肆虐了，而盆中的炭火也在更加拼命地燃燒自己，拼命地讓自己發光發熱，彷彿，這黑黑的木炭，積攢了一生的力量，就為在此刻釋放出來，用盡全部的生命來驅散這房間的寒冷，來溫暖和照亮人們的心。此刻，不管外面的風雪下得能有多久，即便是整個人間被冰雪封凍了，只要還有炭火，還有炭火在燃燒，人們便有了足可以防禦和戰勝嚴寒侵襲的堅強後盾。

因為有了炭火的溫暖和保駕護航，這房間好似成了承載著我生命和希望的「諾亞方舟」。人們常用「冰炭不投」「冰炭不同器」形容對立和不可調和，炭火的使命，本來就是對抗寒冷的冰雪天氣。而且這每一塊木炭呀，都被伐薪燒炭的人用粗糙的、破裂的雙手撫摸過，都漸染了他們的血汗，都寄托了他們燒出最好的木炭來對抗最嚴寒的風雪的心願，故而這炭火一旦燃起來了，能不會轟轟烈烈地溫暖著世人的心呢？

母親常說：「炭火很上身的。」因為炭火就像久別的親人一般，一旦我們靠近了就一個勁將火氣和熱量往身上拱，能夠久久地附著在我們的身上，能夠長久地溫暖著我們的心。那種溫暖，是刻骨銘心的。在這寒冬裡，彷彿唯有炭火才能真正地走進世人的心，也彷彿唯有炭火才是最好的陪伴。

深夜裡，當我們在床頭輾轉難眠，或是噩夢中驚醒，無意間睜開眼睛，眼前赫然有紅光在閃爍著呢！——哦，原來火盆中的炭火還在燃燒著呢，儘管這火光不是那麼明亮，甚至一明一滅微微閃爍著，但這在心裡頭好似有了保障似的。最起碼在這漫漫寒夜裡不再寂寥和害怕了，因為有炭火在身邊陪伴著呢！於是，乾脆雙目凝視著炭火，跟它來個溫柔的對視，於是，心神漸漸地安定下來，安然地進入夢鄉。

進來坐會，屋內的炭火正暖著哩！在冬日裡，鄉親們用一句最樸實無華擊的招呼，傳達出鄰里之間最融洽的真情。於是，串個門，坐在火盆前一邊烤著溫暖的炭火，一邊隨意地拉著家常，臉上寫滿了舒心與愜意。

炭火，不僅溫暖了整個寒冬，而且讓我們冬日裡的生活不再清冷和枯寂了。在平常的日子裡，我們既可以體驗圍爐煮茶的閒適與詩意；有親朋好友冒著風雪來訪了，我們還可以在火上溫一壺酒，一起對酒當歌，笑看人生；更妙的是，當三五知己聚會時，我們可以模仿林洪《山家清供》描寫的場景，炭火上架一小湯鍋，大家圍著湯鍋涮肉，看著薄薄的肉片在湯中翻滾，大朵的雪花在空中飛舞，正是應了「浪湧晴江雪，風翻晚照霞」。

炭火溫情。世間有炭火，人間有溫情，生活有美好。

施性註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施性註令德配，施府李太夫人謚淑娥（淑琼）
<晉江市龍湖觀山屏村>亦即施能斌，能敏，美美，美華，

“美瑜”，美珠，美金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中午十二時三十三分壽終於MAKATI MEDICAL CENTER，享壽積闊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靈堂，擇定二月廿二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許良宣鄉賢逝世

旅菲晉江觀嶺同鄉會訊：本會建設主任許景州鄉賢暨許永婷鄉賢、許麗君鄉賢昆玉令尊、亦即本會理事許府良宣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八日（農曆丙午年正月初二日）上午九時二十分壽終於黎加實備市ESTEVEZ MEMORIAL HOSPITAL INC, Brgy 15, Ilawod, Legazpi City, 距生於一九五零年八月十二日，享壽七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FUNERARIA NUESTRA SEÑORA DE SALVACION, Bonot, Legazpi City, 擇定於西歷二月廿六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鄉誼。

施能斌賢昆玉母憂

旅菲晉江公會訊：本會常務理事能斌暨族親能敏、美美、美華、（美瑜）、美珠、美金賢昆玉令堂，施府李太君謚淑娥（淑瓊）
<晉江市龍湖觀山屏村>不幸於2026年2月17日（星期二）下午12點33分逝世於Makati Medical Hospital，享壽積闊壹佰歲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2號靈堂，擇定2月22日（星期日）上午九點出殯，安葬於Manila Memorial Cemetery Dasmariñas Cavite 墓園之原！

本堂聞耗，經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將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共表哀悼，而盡宗誼！

施能斌賢昆玉母憂

旅菲晉江公會訊：本會常務理事能斌暨族親能敏、美美、美華、（美瑜）、美珠、美金賢昆玉令堂，施府李淑娥太夫人，即本會施故族親性註令德配，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十二時三十三分逝世於Makati Medical Hospital，享壽積闊壹佰歲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2號靈堂，擇定二月廿二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Manila Memorial Cemetery Dasmariñas Cavite 之原！

本會聞耗，經電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同時本會爰訂於二月廿二日（星期日）下午七時，聯合臨濮總堂及錢江聯合會，於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凡本會理監事職員暨族親。

屆時務希準時出席，以表緬懷軫念，而盡宗親誼！為荷！

言告

洪牙兒

逝世於二月八日
現停柩於巴西VERONICA殯儀館
(517 Antonio S. Arnaiz Ave,
Pasay City Metro Manila)
出殯於二月廿日

蘇扶西

逝世於二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殯
儀館倫那靈堂 (Room Luna Chapel
La Funeraria Paz Dr. A. Santos Ave.
sucat Road, Paranaque City)
出殯於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

施李淑娥

（觀嶺